



学者的人间情怀

史飞翔

最早知道陈平原先生是源于他的一本随笔集《学者的人间情怀》。斯书让我认识到陈平原先生是一个温情中蕴藏着激情的人,是一个有良知、也有激情的人,有学人的智慧,也有普通人“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”。他是一位具有“侠客情结”的人,也是一位具有“人间情怀”的学者。后来我又陆续购买并阅读了他写的许多文史书籍,渐渐地就喜欢上他这个人了。

陈平原,1954年生于广东省潮州市。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,陈平原先生曾不遗憾地说:“念小学时赶上‘三年自然灾害’;进初中时碰上‘文化大革命’;刚刚在书桌前坐下,又说必须‘上山下乡’。恢复高考制度,这才走进大学校园。”陈平原于1982年1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,1984年6月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,1987年6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时,陈平原已经33岁了。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岁月蹉跎,青春苍凉”。幸运的是陈平原在北大读博时的导师是著名学者王瑶先生。陈平原时常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一段美好时光:“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,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。很少预先规定题目,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,就能海阔天空

侃侃而谈,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。像放风筝一样,话题漫天游荡,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,随时可以收回来,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,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。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,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,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?暮色苍茫中,庭院里静悄悄的,先生讲得停停,烟斗上的红光一闪、一闪,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——几年过去了,我也就算被‘熏陶’出来了”。王瑶先生指导研究生有“三大策略”:第一,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。第二,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,只负责肯首或否定你的选题。第三,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,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。

正是王瑶先生这种独特的以“闲谈”代替一本正经“授课”的方式,深深地影响了陈平原。陈平原决心也像他的导师王瑶一样,做一条有人格魅力的“大鱼”,来让那些小鱼们尾随其后。小鱼游着、游着也就成了“大鱼”。陈平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“我希望学术做得好玩”。所谓“好玩”,就是要有吸引人之处,这样才能使人自发地来接受、理解,并使之成为自己学识的一部分。陈平原在讲鲁迅、周作人、章太炎、梁启超这些人的

时候,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“好玩”。好玩两个字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难得的生命情趣。

陈平原是一位清醒的学者。他执著、严谨,重实绩、轻虚名。做学问如此,做人亦是如此。清清白白,书生本色。更难得的是陈平原先生是一位具有人间情怀的大学者。无论是从事在图像与文字之间、文学史/教育史/学术史三者的互动、现代中国学术史,还是中国小说史、中国散文史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,他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。陈平原从来就不是一个埋首书斋的人,相反他像中国传统的人士一样具有强烈的“家国情怀”。陈平原说:“人活在世间,总有遗憾。作为学者这种遗憾尤为明显。回首往事,你会发现走了那么多的弯路,并感叹所花精力与所获成就太不成比例。因此,我不大愿意算总账,只希望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”。在这一点上,陈平原与胡适先生很相似,他们都主张“建设”,而不是一味的批判。

陈平原曾这样披露他的心声:“既然曾经‘独上高楼’,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,还没有忘记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’,那就只好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’了”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这是孔子以来几乎所有中国读书人共同的精神特征。

大家风采

麦子黄了!

天大的命令。麦子黄时,关山脚下的郑河、韩店和永宁一带,常闹白雨(雷阵雨)。猝然一阵乒乒乓乓的冷子(冰雹),金灿灿的希望瞬间就是唉声叹气的绝望。说收麦是龙口夺粮,确有真实痛切的由来。记得早在生产队时期,我给在荒坪梁割麦中午回不了家的父亲送饭,见地里铺着厚厚一层饱满的麦粒,割麦的人个个蔫头耷脑,比挨了冷子打的麦子还没精神。父亲叮嘱我,不要急着回去,到地里刨麦去。很快,从割过的麦茬中刨满一瓦罐,又脱下自己的汗衫,扎住袖口,灌满两个袖筒。多么无奈而伤心的收获啊!我有点冲动地背着刨来的麦子回家,母亲舀了一桶水,淘洗净麦子上的泥土,晾晒到筐篮里。边搅着晒边念叨,“今年数荒坪梁上麦子长得好,黄的也早,让冷子打了个白没啥。龙王爷收了!”母亲提到的龙王爷,供祀在韩店西门我们村上凹沟儿庙宇里,传说掌管行云施雨。因此,在七月十二龙王爷生日,村里常跑庙上的长者,早早打开庙门,清扫庙院,擦净供桌祭器,迎接宰羊祭祀的热闹和袅袅不绝的香烟。进庙门,抬头正中是龙王爷端正俊朗的塑像。顶上横匾:风调雨顺。金字底色,蒙着不知多少年香烟祈求的熏染。风调雨顺,是庄稼人最大的心愿,也是最满足的幸福。

麦子黄了!

火热的风吹过麦田,金色的麦浪在白晃晃的阳光下,翻滚舒卷,粗壮的麦穗,摇头晃脑,撞响农人的急

迫。人们放下手头原有活计,赶紧到集上买刀子、磨石,收拾好割麦的肘肘子(割麦的镰刀,七八寸长方形木条上凿眼,镶上上翘的木把,形似“7”,也像人弯起胳膊肘的样子,然后在没凿眼的一头面对的背面钉上夹刀子的扁铁牙钉,这就是肘肘子。也有人用铁镰刀,笨拙木讷,没有肘肘子灵巧快捷。),拉上架子车,匹好骡马的驮鞍,风急火燎,上地割麦。进了麦田就像扑入金色的海洋,只听“嚓一嚓一嚓”,肘肘子挥舞



出的劲头儿,像一波又一波浪花,拍打着汗流浹背的身板,合唱起喜悦的丰收曲。风风火火割了半晌午,才有人抬起胳膊,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,伸伸腰板,望一眼麦田,又弯下身子,左手抓麦秆,右手握紧镰,用力往怀里一拉,“嚓一嚓”齐刷刷一大把麦子,勾在镰刀怀里,转身放在打好的麦腰上,这样的三两把就是一捆。韩店人把一捆麦子叫一点。壮实的麦点,一点挨一点,或立或躺,密密麻麻一地。这时不会割麦的

孩子,按自己的力气,或一点或两三点,抱着背着,往田头路边转运,不时拾起掉了的麦穗,插进麦点里。当然也有贪玩偷懒的时候,捉一只“瞿瞿”叫个不停的蚂蚱,掐几朵金黄的瓠子花,逗弄蚂蚱。有时缠着大人就地用麦秆编几个蚂蚱笼,多捉几只放进去,再放进瓠子花,捉回家,一个夏天,几乎在蚂蚱叫声中过去。一块地割完,眼看时候也不早了,大人们收起镰刀,在田头路边剥瓜子、装车子,骡马驮,架子车拉,满载而归。到了场里,摆起高山似的麦垛,等待时机碾场。而在家的老人,早晨起来,从葱郁的菜园,摘了带露珠的豆角、茄子、辣子,割一把韭菜,回家干几大坨面,切成宽细不一的几把,宽的煮熟捞出来拌上熟油,晾在案板上吃凉面,细的等割麦的儿女回来下锅。鲜嫩的时蔬或热炒或凉拌,自然给酣畅劳作后困乏饥饿的美餐添上诸多回味。真是麦黄天,农家院里无人。

这样忙碌紧张的麦黄天早已远去。那些割麦的肘肘子、骡马的驮鞍、碾场的碌碡、打场的链枷、扬场的木锨、抖麦杆的木杈,成了时代寂静的陈迹!

麦子黄了!

沿山腰顺沟道的机耕道,让收割机进了麦田。一阵轰响,高扬的嘴里是麦粒的河流,紧随的农用车箱里,站着乐呵呵装麻袋的收麦人。各家各户,顶多种十来亩麦,转眼就割完了,剩下的就是收拾麦秸秆。龙口夺粮的辛苦和担忧随收割机的轰鸣也远去了!

满树淡黄的楝木静静地迎着冬阳的细腻柔华,很有几分浪漫意趣。即使每天在单位餐厅吃饭时抬头即见,我依然带着欣赏的眼神凝望着。窗外一墙之隔的人行道上,苦楝树打开伞状的枝桠,恰好探到餐厅北面的窗户。

春天,老枝托着刚抽出的新芽,小心翼翼捧出一抹新绿。等椭圆形的树叶迅速地铺展开来,苦楝花才羞怯出场,花儿碎小,浅紫,开着喇叭口,灿若星斗地笼罩在苦楝树的树梢,清新可人。

当夏天奉上一窗葱郁在秋阳里飞舞,半青半黄绿豆宿存枝头静候冬的到来。

窗户充当的画框,把四季近距离的在眼前呈现。一岁一枯荣之间,生命的年轮就这么悄然翻过去了。

古人笔下不乏赞美苦楝的诗词,现在终于识其庐山面目,零距离感受它的美好。于是常乐于怀,于是忍不住履足树下,如赴老友之约。

吃完饭和同事在餐厅一墙之隔的人行道上散步,是多年的习惯了。人行道不是主干道,这排高大的苦楝树撑起长廊就有了几分清幽。

“楝花飘渺,簌簌清香细”。走在树下,每每带了迷蒙的浪漫情怀。春天,于拂柳花动间,体味它的湿润与清新,探寻它的美好与诗意。席慕容这样描绘苦楝:“他开了一树丰美又柔和的花簇,粉紫的花簇在灰绿的叶丛之上,你几乎不能相信,一棵苦楝能够开得这样疯狂而同时又这样温柔。”风,暖暖的,微微的苦香

令人心情轻扬,心生温柔。古人喜用楝花制作熏香,大抵也是因其香气起到了宁神的作用。

楝花一地,枝叶间便长出青青的小果实,夏天也就到了。《花镜》说:“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风,梅花为首,楝花为终。”苦楝树的枝桠也愈加稠密,烈日烤热的夏风,经过苦楝树的过滤,吹到身上已变得温柔凉爽多了。

深秋,一夜寒霜,树叶纷纷落下,树干暗褐,纵裂。天清地瘦,我在树下慢慢走着,竟有种履步岁月的苍茫。当只剩楝豆一簇一簇挂在枝头,在冬阳淡淡的光彩里,与树干、枝杪都氤氲了一层淡黄,极温暖,极柔和,极雅致,才明白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。

几年来,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着,应纳四季。从陌生到懂得,于是常感于心。

世间最为珍贵之物,常常穿着至为寻常平淡的外衣。《中国树木志》上说,苦楝的材质优良,耐腐朽,抗虫蛀,是做家具、建筑、农具、舟车、乐器等的优良用材。苦楝树对二氧化硫有很强的抗性,也是一种很好的园林树种。

苦楝药用价值也不容小觑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,楝有理气止痛、驱虫疗癣之效。最为有用的当说苦楝子,如果要治心腹疼痛及疝气,大多离不开苦楝子这一道药。不仅如此,苦楝子更有难得的驱虫妙用。现在,从楝果中萃取、提炼的楝素乳油制成的生物农药,可有效防治四百多种害虫、以及部分细菌、真菌和病

苦楝树

张彦梅



毒。

苦楝树从皮到根,从叶到实,未曾不是苦的。苦楝,虽有“苦恋”之意,但更多的诠释“苦练、苦炼”的生活本意。自然法则本是如此,在天地间,众生皆是风霜客,活着的过程,不就是一个栉风沐雨的

修炼过程吗?

在欧美,楝树被誉为“健康及其赐予者之树”。国内外一些爱楝人士,更是不吝夸奖之辞,将楝树视为“解决全球问题之树”“人类希望之树”。我知道,天有常形,物有常生,只是少有常喜常欢。从古

至今,苦楝树却用他的朴实低调,回馈着最大的善意,走进学里,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。

寄物托人,相在其内,一切皆为吾师。我会经常看它就像是看着我自己,在人间,该如何生长。